

THE ADVENTURES OF OLIVER TWIST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雾都孤儿

[英] 狄更斯 著 荣如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THE ADVENTURES
OF
OLIVER TWIST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 著 荣如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都孤儿/[英]狄更斯(Dickens, C.)著;荣如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8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ISBN 7-5327-2646-0

I.雾... II.①狄...②荣...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558 号

Charles Dickens
OLIVER TWIST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 著
荣如德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90×1210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366,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7-5327-2646-0/I·1541
定价:16.00 元

作者序

本书有若干人物选自伦敦居民中罪恶累累、堕落不堪之辈，这一点在一个时期内曾被视为是有伤大雅的。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没有理由认为生活的沉渣不能像生活的浮沫和奶油一样被用来为道德目的服务（只要不让沉渣说不堪入耳的话），因而我斗胆相信，上述那“一个时期”未必就是永远，甚至也未必是一个很长的时期。我有充分的理由走我自己的路。我读过大量描写窃贼的书，他们大多丰彩翩翩，富于魅力；衣着无懈可击，钱包鼓鼓囊囊，还是挑选马匹的行家；他们胆大妄为，情场得意；放歌纵酒，斗牌掷色，无一不精；堪与最体面的人物为伍而了无愧色。可是，除了在霍格斯^①的作品中以外，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悲惨的现实。我觉得，描写这样一帮事实上存在的犯罪分子，刻画他们畸形的面目、顽劣的品质和可悲的生活，如实地表现他们老是怀着鬼胎潜在在最肮脏的生活小道上，无论他们转向哪一面，前景望到底只有黑漆漆、阴森森的巨大绞架；我觉得，反映这些情形也就是尝试做一件需要的、于社会有益的事情。于是我尽自己所能做去。

在我所知道的每一本写这类人物的书中，他们总是浑身充满着吸引力。即

使在《乞丐歌剧》^②中,窃贼的生活也被表现得令人歆羡不置:麦克希思具有支配一切的魔力,剧中最美丽的姑娘和唯一纯洁的人物对他一往情深,意志薄弱的观众对他像对伏尔泰所谓买得指挥并率领两千人与死神搏斗之权利的戎装豪杰一样钦佩之至,竭力仿效。约翰逊^③提出的问题——会不会有人因为麦克希思得到缓刑处理而去做贼?——在我看来没有切中要害。我是这样问我自己的:会不会有人因为麦克希思被判死刑或者因为世界上存在着皮丘姆^④和洛基特^⑤而不敢做贼了?想到这个盗魁放荡的生活、潇洒的风度、辉煌的成就和可观的好处,我确信,任何有类似倾向的人都不会从他那里吸取任何教训,他们从这出戏里看到的只是一条鲜花铺就的坦途,而这条路迟早要把可敬的野心家引向绞架。

其实,盖伊这个机智横溢的剧本抱有讽刺社会这一总的宗旨,他着眼于其他更广泛的目标,完全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副作用。对于爱德华·布尔威爵士那部引人入胜、笔力遒劲的小说《保罗·克立福德》^⑥也可以这样说;平心而论,不能认为该书与本题有多大关系,它的作者也没有这样的意图。

本书所描绘的窃贼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呢?它对有不良倾向的青年有什么吸引力,对最愚蠢的少年有什么诱惑力呢?这里没有月下跃马荒原的画面,没有在最舒适的洞窟中寻找作乐的场景,没有令人啧啧称羡的服装,没有锦绣,没有花边,没有马靴,没有猩红色的外套和衬饰,没有自古以来就是“江湖豪客”本色的那份帅劲和逍遥。寒冷潮湿、无处栖身的午夜伦敦街头,邪恶在里边挤得转悠不开的藏垢纳污之所,饥馑与疫病出没无常的鬼地方,勉强缀连在一起的破衣衫——这一切有什么魅力可言?

然而,有些人生来就是那样文雅和娇弱,完全看不得这类可怕的现象。倒不是他们对罪恶怀有本能的反感,而是犯罪的人物必须经过精心的化妆才能适合他们的口味,正如他们的进食必须加上讲究的佐料一样。裹着绿色丝绒的马

① 威廉·霍格斯(1697—1764)——英国油画家、版画家。擅长风俗讽刺画。作品多以辛辣的手法揭露当时贵族与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

② 《乞丐歌剧》是英国诗人约翰·盖伊(1685—1732)所作的一部音乐讽刺喜剧(佩普什作曲)。剧中主人公麦克希思是个风流倜傥的强盗。

③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字典编纂家、作家。

④ 皮丘姆——《乞丐歌剧》中专收赃物的人物。因为麦克希思娶了他的女儿,他就去告发,致使麦克希思被捕。

⑤ 洛基特——《乞丐歌剧》中的狱吏。

⑥ 爱德华·布尔威·李登(1803—187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保罗·克立福德》是他早期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主人公被环境推上犯罪的道路,但作者通过一段谪罪的恋爱经历使他幡然悔改,最后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慈善家。

萨罗尼^①是个迷人的美男子；可是穿粗斜纹布的赛克斯却叫人不能忍受。马萨罗尼太太因为是一位穿短衬裙、服饰新奇的女士，便有人在造型剧中加以模仿，把她印在通俗歌本上；可是南茜因为穿的是棉布衣服，裹的是廉价披巾，便不值得考虑。德行看到了脏袜子立即别过头去；可是邪恶只要用缎带和艳丽的服饰装潢起来，像已婚女子那样换个姓氏，就变成了罗曼蒂克，你道怪与不怪？

但由于本书的宗旨包括反映严酷的真实，甚至描写在好多小说中被大事渲染的那类人物的衣着时也不偏离严酷的真实，我没有向那些读者隐瞒逮不着外套上的一个窟窿或南茜乱发中的一张卷发纸。我不信那些读者真的娇弱到看不得这种形相。我无意于从那些人中间争取几个改变他们原来的态度。他们的反应是好是坏，我并不看重；我既不妄想博得他们的赞许，也不为娱悦他们而写作。

有人指出，南茜对那个残暴的匪徒的痴情似乎不合情理。与此同时，对赛克斯这个人物也提出非难（恕我斗胆认为这种非难不大能够自圆其说），说是把他写得过火了，因为从他身上看不到丝毫悔改的迹象；而这种迹象在他的情妇身上却又被指责为不合情理。对于有关赛克斯的非难，我只想谈一点意见：世上一些麻木不仁、全无心肝的人恐怕确实是彻头彻尾不可救药的坏蛋。不管是否如此，我在一点上深信不疑：赛克斯那样的人是有的，如果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内和同样的一连串事态下对这等人进行周密的观察，决不可能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发现善良本性的丝毫迹象。究竟是比较高尚的人性在这批家伙身上已经泯灭了呢，还是有待于触动的那根心弦生了锈不容易找到，我不敢不懂装懂；但是我敢肯定，事实就是我所陈述的那样。

没有必要争论那姑娘的行为和性格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可能，是否正确。反正这是真实的。任何人只要注意到生活中这些阴暗面，一定知道这是真实的。从这个可怜虫第一次出场到她血淋淋的脑袋假在那强盗怀里为止，没有一句话是张大其词或故作惊人之笔。这是不折不扣的真实，上帝可以作证，因为这是上帝留在这种堕落和不幸的人胸臆中的真情实感，这是还残存在那里的一线希望，这是杂草蔓生的井底的最后一滴清水。这里包含着人类本性最好和最坏的方面；有许多色彩丑恶不堪，也有一些极其美丽。这是一种矛盾，一种异态，一种表面看来不可能的现象，然而这是真实。我高兴的是有人对它表示怀疑，因为那样一来，我就获得了充分的信心（如果我本来缺乏信心的话），认定此

^① 狄更斯可能把“马卡罗尼”错记成了“马萨罗尼”。马卡罗尼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出现在英国“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的泛称（下文的“马萨罗尼太太”则指女性）。他们以竞相仿效欧洲大陆的时尚为能事。

事确有述说之必要。

一千八百五十年,一位高级市政官在伦敦公然宣称雅各岛根本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实在令人吃惊。但是,雅各岛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依然存在(如这般罪恶的遁逃者寿命都很长),虽则那里的情况已有所改善,而且发生了不少变化。

1867年

目 次

作者序	1
第 一 章 谈谈奥立弗·退斯特出生的地点和他降生时的情形	1
第 二 章 谈谈奥立弗·退斯特的成长、教育和伙食情况	3
第 三 章 奥立弗·退斯特差点儿有了一份差事,不过这也决不是个 闲职	11
第 四 章 另有所就的奥立弗初次踏进社会	17
第 五 章 奥立弗与新相识打交道。第一次参加葬礼,他就对主人 的行业印象不佳	23
第 六 章 奥立弗给诺亚的嘲骂惹急了奋起抵抗,使诺亚大吃一惊	31
第 七 章 奥立弗仍然不屈服	34
第 八 章 奥立弗步行上伦敦。在路上他遇见一位奇怪的小绅士	39
第 九 章 本章进一步详细介绍有关那位可亲的老先生及其大有希 望的高足们的一些情况	45
第 十 章 奥立弗对他的新伙伴们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他花了 很高的代价取得经验。这一章虽短,但在本书中至关重要	50
第 十 一 章 本章介绍治安推事非恩先生;关于他执法的方式从中可窥见 一斑	53
第 十 二 章 奥立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悉心照料。笔者回过头来要交代快 活的老先生和他的徒弟	59
第 十 三 章 向聪明的读者介绍几位新人,连带着叙述与这部传记有关的 几件趣事	65
第 十 四 章 本章续叙有关奥立弗住在布朗劳先生家里的详情以及他外出 办事时一位格林维格先生发表的惊人预言	71



第十五章	本章表明快活的老犹太和南茜小姐是多么喜欢奥立弗·退斯特	79
第十六章	表一表奥立弗·退斯特被南茜领回去以后的情形	84
第十七章	继续与奥立弗作对的命运把一位大人物带到伦敦来败坏他的名声	91
第十八章	奥立弗在那些循循善诱的良师益友中间如何度日	98
第十九章	一个了不起的计划在本章中经过讨论决定下来	104
第二十章	奥立弗被交给比尔·赛克斯先生	111
第二十一章	出马	117
第二十二章	夜盗	121
第二十三章	本章包含班布尔先生与一位太太之间一席愉快的谈话要旨,说明哪怕是一个教区干事在某几点上也会动情的	126
第二十四章	本章述及一个十足的可怜虫,但篇幅不长,也许在此书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132
第二十五章	笔者回过头来交代费根先生一伙的情况	136
第二十六章	在这一章里有一位神秘的人物登场,还发生了许多与这部传记不可分割的事情	140
第二十七章	为前面某一章极不礼貌地把一位太太摞在一旁赔礼补过	149
第二十八章	看看奥立弗究竟怎样了并续叙他的遭遇	155
第二十九章	介绍一下奥立弗去求援的那户人家	161
第三十章	叙述奥立弗给新来探望他的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164
第三十一章	紧要关头	169
第三十二章	奥立弗在好心的朋友们那里开始过幸福的生活	177
第三十三章	奥立弗和他的朋友的幸福在这一章里遭到意外的挫折	183
第三十四章	本章包含有关一位即将登场的青年绅士的情况介绍以及奥立弗的又一次奇遇	189
第三十五章	本章包含奥立弗这次奇遇不了了之的结果以及哈里·梅里与露梓之间一次重要的谈话	196
第三十六章	本章极短,在这里看来也许无关紧要,然而还是应该一读,因为它是前一章的继续,也是到时候读者会看到的一章的伏笔	201
第三十七章	读者从这一章里可以看到婚前婚后情况迥异的寻常现象	203
第三十八章	叙述班布尔夫妇和蒙克斯那次夜间会晤的经过	211
第三十九章	先请读者已经认识的几位可敬的人物重新登场,再看蒙克斯	

	和老犹太如何密谋策划	218
第四十章	与前一章紧相衔接的一次奇怪的会见	228
第四十一章	本章包含若干新发现,并表明意想不到的事往往接连发生, 正如祸不单行一样	233
第四十二章	奥立弗的一个老相识显示了明白无误的天才特征,一跃而为 首都的要人	240
第四十三章	这一章要讲速不着的机灵鬼怎样遇到了麻烦	248
第四十四章	到了南茜该去践约会见露梓·梅里的时候,她却无法前往 ..	256
第四十五章	诺亚·克雷坡尔受雇为费根执行一项秘密使命	261
第四十六章	赴约	264
第四十七章	致命的后果	271
第四十八章	赛克斯出逃	276
第四十九章	蒙克斯与布朗劳先生终于见了面。他们的谈话以及打断了 这次谈话的消息	283
第五十章	追捕与逃亡	290
第五十一章	本章要解开好些疑团,还议成一门只字不提财礼的亲事	298
第五十二章	老犹太活着的最后一夜	308
第五十三章	即最后一章	314
译后记	319

第一章

谈谈奥立弗·退斯特出生的地点和他降生时的情形

有那么一个市镇,由于种种原因,还是姑隐其名为妙,我也不打算给它虚构一个名字。在那里的一些公共建筑物中,也有一个历来普遍设立在各大城镇的机构,即贫民习艺所。本章题目中有他名字的那个凡人,便在这贫民习艺所里出生;确切的日期我就不必赘述了,反正对读者说来无关紧要,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无关紧要。

在教区医生把那个婴儿接到这个充满愁苦和烦恼的世界上来以后,他能不能存活并获得一个名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很可能这本传记根本不会问世,或者即便问世也只有寥寥数页,不过它将具备一个无可估量的优点,即成为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文献所载的传记中最简略而又最可信的一个典范。

虽然我无意断言,在贫民习艺所里出生这件事本身是一个人最幸运和最值得羡慕的机遇;但我确实认为,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对于奥立弗·退斯特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事实上,要奥立弗·退斯特自己发挥呼吸的功能

相当困难。呼吸本来是一桩麻烦的事情，而习惯偏偏使它成为我们得以自然地生存的必要条件。有一会儿工夫，他躺在一块小小的褥垫上喘个不停，在阳世与阴司之间无法保持平衡，因为重心决然倾向于阴司一边。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倘若奥立弗周围都是知疼着热的奶奶姥姥、忧心如焚的姑姑阿姨、经验丰富的保姆和学识渊博的大夫，他必定马上给整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当时婴儿身边只有习艺所收容的一个老贫妇，她难得捞着点儿外快啤酒，喝得颇有些迷迷糊糊；还有一位按合约规定干这等差使的教区医生，此外一个人也没有。奥立弗和造化之间的较量见了分晓。结果是：奥立弗经过一番奋斗，一口气缓了过来。他打一个喷嚏，哭出声来，哭声之响自然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该男婴在大大超过三分十五秒的时间内，竟一直不具备嗓门儿这一非常有用的附件。就这样，他向贫民习艺所里的人们宣告：该教区又背上了一个包袱。

奥立弗刚以事实证明他的肺部功能健全、活动自如，胡乱扔在铁床上的一条拼布被子便窸窸窣窣地开始蠕动，一个年轻女子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仰起毫无血色的面孔，用微弱的声音含糊不清地吐出这样几个字来：

“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

医生面朝壁炉坐着，把两只手掌烘一会、搓一阵。听到那女子说话，他便站起来走到床前，态度意想不到地和善，说：

“哦，你还谈不上死呢。”

“上帝保佑，可不能让她现在就死，不能，”充当护士的老贫妇插嘴道。她刚才一直在角落里品尝一只绿色玻璃瓶中物，显然十分得意，这时急忙把瓶子塞进兜里去。“上帝保佑，可不能让她现在就死。先生，等她活到我这把年纪，自己生上十三个孩子，除两个外一个个都死掉，而且剩下的两个也跟我一起待在习艺所里，那时她就会懂得犯不着这样激动了，上帝保佑！姑娘，还是想一想做母亲的滋味吧。瞧，多可爱的小乖乖。想一想吧！”

看来，用做母亲的前景来安慰产妇的这番话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产妇摇摇头，向婴儿伸出两只手。

医生把婴儿放到她怀里。她用冰凉苍白的嘴唇热烈地吻婴儿的前额，双手抹了一下自己的脸，目露狂乱的异光向周围看看，打了一个寒战，身子朝后一仰——便死了。他们给她揉胸、擦手、搓太阳穴，可是血液已不再流动。他们说了几句想唤起希望和给予安慰的话。然而在这以前，她看不到希望、得不到安慰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完了，辛格米太太！”医生终于说。

“啊，真可怜，完了！”护士说着把绿瓶子的软木塞拣起来，那是她俯身去抱

婴儿时掉在枕头上的。“真可怜！”

“护士，要是孩子哭闹，你尽管叫人去找我，”大夫说，一边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这小家伙很可能不太安生。他闹得厉害，你就给他喂一点粥。”他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在床边立停片刻，又说：“这女的相貌长得倒不错；她是哪儿来的？”

“昨天晚上教区济贫专员吩咐把她送到这儿来，”老妇人答道。“人家发现她倒在街上，大概走了不少路，鞋底都磨烂了。不过她到底打哪儿来，上哪儿去，谁也不知道。”

大夫向死者俯下身去，举起她的左手。

“又是老故事，”他摇摇头说，“没有结婚戒指。唉！祝你晚安！”

可敬的大夫吃饭去了，护士又就着绿瓶子喝了几口，然后在炉前一张矮椅子上坐下，开始给婴儿穿衣服。

从小奥立弗·退斯特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服饰真是法力无边！他本来裹在一条迄今为止是他惟一蔽体之物的毯子里，既可能身为贵胄，也可能是乞丐所生；旁人眼光再凶也难以断定他的身价地位。现在，一件旧的白布衫（因多次在类似的情况下用过，已经泛黄）套到他身上，他立刻就被贴上标签归了类。从此，他就只是一个由教区收容的孩子、贫民习艺所的孤儿，吃不饱饿不死的卑微苦工，注定了要在世间尝老拳、挨巴掌，遭受所有人的歧视而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悯。

奥立弗哭得相当起劲。他要是知道自己是个孤儿，命运全视教会执事和济贫专员是否能发慈悲而定，恐怕还会哭得更响哩。

第二章

谈谈奥立弗·退斯特的成长、教育和伙食情况

在此后的八至十个月内，奥立弗遭到一整套背信和欺诈行为的荼毒。他是用奶瓶喂大的。习艺所当局按规定把这个新生孤儿嗷嗷待哺和一无所有的情況向教区当局报告。教区当局一本正经地询问习艺所当局，有没有一个眼下收容在所内的女人能为奥立弗·退斯特提供他所需要的抚慰和滋养。习艺所当局谦卑恭敬地回答说没有。于是，教区当局慷慨而又仁慈地决定把奥立弗寄养出去，换言之，就是把他送到约三英里外的一个习艺所分部去，那里有二三十个违

反济贫法的小犯人^①整天在地上打滚,决无吃得过饱或穿得太暖之虞,由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给予“慈母般的关怀”;她是看在每个小孩每周七个半便士份上才接受这批小犯人的。一个孩子每周七又二分之一便士的伙食费简直太丰厚了;七个半便士可以买许许多多东西,足够把一只小肚子撑坏,反而不舒服。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相当精明,办事老到,她知道怎样对孩子有利,至于怎样对她自己有利更是一清二楚。于是,她把每周生活费的大部分拨归自己受用,留给成长中的这一代教区孤儿的份额大大少于规定标准,从而在本来已经低得不能再低的深渊发现还有一处更深的,显示出她是一位伟大的实验哲学家。

大家都知道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故事,他发明了一套能叫马儿不吃草的伟大理论,并出色地加以实施,竟把他自己一匹马的饲料减少到每天只给一根干草。毫无疑问,那位实验哲学家本可把它训练成一匹完全不吃草料的烈性子骏马,惜乎马在第一次享用完全由空气组成的美餐之前二十四小时即告倒毙。对于受托抚养奥立弗·退斯特的那个女人的实验哲学来说,糟糕的是她的一套方法在实施中也往往得到类似的结果。正当一个孩子被训练得能靠数量少到极点、营养坏到极点的食物维持生存的时候,偏偏会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机会发生这样的事:孩子在饥寒交迫之下病倒,或因照看不善掉进火里去了,或者稀里糊涂差点儿给闷死。在其中任何一种情况下,可怜的小生命一般总是被召往另一个世界去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先人团聚。

在翻床架子的时候,竟没有发觉床上还有教区收养的一名孤儿而把他摔下来,或者在某一次集中洗刷的时候漫不经心地把孩子烫死了(不过后面这种情况难得发生,因为集中洗刷之类的事情在寄养所里简直绝无仅有)——对于这类事件,有时要举行审讯,那倒是有趣得少见的。逢到这种场合,陪审团也许会忽发奇想提一些讨厌的问题,或者教区居民会群情激愤地联名抗议。但这类不知趣的举动很快就会在教区的医生和干事的证词面前碰壁;因为尸体照例由教区医生进行解剖,他发现小孩肚子里什么也没有(这倒是非常可能的),而教区干事宣誓所供必定符合教区当局的需要(其忠诚之状可掬)。再者,理事会定期视察寄养所时,总是提前一天派干事去通知说:他们就要来了。每当他们莅临之时,孩子们个个收拾得干净齐整,使人悦目赏心;人们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不能指望这种寄养制度会结出什么了不起或丰硕的成果。在奥立弗·退斯特满九岁的那一天,他是一个苍白而瘦弱的孩子,身材既矮,腰围又细。然而,天

^① 根据英国政府一八三四年颁布的法律,凡“无业游民”或要求社会救济的贫民都要被送到贫民习艺所去从事强制性的劳动。狄更斯从同情孤儿和讥刺整个“济贫”制度的立场出发,故意把奥立弗等无辜的儿童称做“违反济贫法的小犯人”。

性或遗传却在奥立弗的胸怀里播下一颗善良而坚毅的心灵。多亏寄养所里的营养太差，他的心灵反倒获得充分发展的天地。也许，他之所以能活到自己的九足岁生日还得归功于此。不管怎样，反正这天他正好满九岁，他在煤窖里过生日，客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只有另外两位小绅士，因为他们丧尽天良，居然胆敢叫饿，所以三个人共享了结实的一顿打之后，都被禁闭在那里。忽然，寄养所的好当家曼太太吓了一跳，原来她意想不到会看见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正在费力地拨开菜园大门上的小门。

“仁慈的上帝！是你啊，班布尔先生？”曼太太从窗子里伸出头去说，一副喜出望外的神情装得十分逼真。“（苏珊，把奥立弗和另外两个小鬼带到楼上去，立刻把他们洗洗干净。）我的老天！说真的，看到你我高兴极了，班布尔先生！”

班布尔先生是个胖子，性情很暴躁；对于曼太太如此亲昵的招呼他非但没有同样亲昵地答礼，反而把那扇小门恶狠狠地摇几下，然后再赏它一脚——除了教区干事，任谁也踢不出这样的一脚来。

“天哪，真糟糕，”曼太太说着奔将出去（这时三个孩子已经被打发走了），“真糟糕！我竟忘了大门从里边锁着呢，这都是为了那些可爱的孩子！请进，先生；请进，班布尔先生；请，先生。”

尽管这番邀请还伴以能使教会执事也为之心软的屈膝礼，这位干事却丝毫不为所动。

“曼太太，教区的公职人员为了同区里收养的孤儿有关的教区公务到此地来，你竟把人家关在菜园门外让人家等着，这难道是有礼貌或得体的行为吗？”班布尔先生握紧藤杖提出质问。“曼太太，难道你忘了自己身负教区的委托，而且是领薪金的？”

“班布尔先生，我刚才只不过在告诉几个可爱的孩子，说你来了，因为他们都很喜欢你，”曼太太极其恭顺地回答。

班布尔先生一向认为自己口才出众，身价甚高。既然口才已经显示，身价又告确立，他的态度也就有所松动。

“好吧，曼太太，”他的语调已比较和缓，“也许真如你说的那样，也许如此。带路进屋里去吧，曼太太。我来有正经事，我有话要对你说。”

曼太太把干事引进一间方砖铺地的小客厅，为他摆好一个座位，殷勤地把他的三角帽和藤杖放在他面前的桌上。班布尔先生抹去走这一段路后额上沁出的汗水，洋洋自得地向三角帽看了一眼，面露笑容。是的，他露出了笑容。教区干事毕竟也是人，所以班布尔先生也会面露笑容。

“现在你听了我要说的话可别见怪，”曼太太的语调甜得迷人。“你走了好长一段路，否则我也不提了。班布尔先生，你要不要喝一口？”

“一滴也不喝，一滴也不喝。”班布尔先生说着，煞有介事、但是并不激动地摇摇一只右手。

“我劝你还是喝一口吧，”曼太太说，干事拒绝的口气和手势她都注意到了。“只喝那么一小口，掺点儿凉水，再加一块糖。”

班布尔先生干咳一声。

“怎么样，只来那么一小口？”曼太太殷勤相劝。

“那是什么？”干事问。

“就是我得常备一点儿在这里的那种东西，逢到那些有福气的孩子身体不舒服，我就加一点在达菲糖浆^①里给他们喝，班布尔先生，”曼太太一边回答，一边打开屋角的食橱拿下一只瓶子和一只玻璃杯。“这是杜松子酒。我不骗你，班布尔先生。这是杜松子酒。”

“你给孩子们喝达菲糖浆吗，曼太太？”班布尔先生问，眼睛注视着有趣的调制过程。

“愿上帝保佑他们，虽然价钱很贵，我还是给他们喝的，”这位保育妇回答说。“你要知道，我不忍心眼看他们吃苦啊，先生。”

“的确，”班布尔先生表示称许，“你的确不忍心。你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曼太太。”（这时她把杯子放到桌上。）“我---有机会就向理事会汇报，曼太太。”（他把杯子移到自己面前。）“你有一颗慈母的心，曼太太。”（他把掺水的杜松子酒调匀。）“我非常愉快地祝你健康，曼太太；”他一下子就喝了半杯。

“现在谈正经事，”干事掏出一只皮夹。“那个总算有个名字叫奥立弗·退斯特的孩子今天九足岁了。”

“愿上帝保佑他！”曼太太插了一句，同时用围裙角把左眼揉得通红。

“尽管出了十镑赏格，后来还提高到二十镑，尽管教区当局作了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努力，”班布尔先生说，“我们始终未能查明他的父亲是谁，也没有查明他的母亲的住址、姓名和身份。”

曼太太惊讶地举起两只手，但在寻思片刻之后说道：“那末，他又怎么会有姓的呢？”

干事十分自豪地挺起胸膛，说：“这是我发明的办法。”

“你，班布尔先生？”

“是的，曼太太。我们按字母顺序给我们收养的孩子命名。上一个轮到 S，我管他叫斯瓦布尔(Swubble)。这一个轮到 T，我叫他退斯特(Twist)。下一个将是昂温(Unwin)，再下一个叫维尔金斯(Vilkins)。我想好了从 A 到 Z 二十六个不

^① 达菲糖浆是治儿科常见病的一种药剂，得名于最早的配制者教士托马斯·达菲(十七世纪末)。

同的字母开头的姓氏。等到最后一个也用上了,再从头轮起。”

“你的文才真了不起,先生!”曼太太说。

“嗯,嗯,”教区干事听了这样的恭维话显然很得意,“也许如此。也许如此,曼太太。”他把一杯掺水杜松子酒喝完了,又说:“奥立弗现今长大了,留在此地已不合适,理事会决定把他领回习艺所去,所以我亲自来准备把他带走。你叫他立刻来见我。”

“我这就去把他叫来,”曼太太说完,便离开客厅去办这件事。在这段时间内,奥立弗被擦去了蒙在脸上和手上的一层垢(洗一次也只能擦下这么多),然后由他的善心女保护人带到小客厅里来。

“奥立弗,向这位先生鞠躬,”曼太太说。

奥立弗半向坐在椅子上的干事,半向放在桌子上的三角帽鞠了一躬。

“你愿意跟我去吗,奥立弗?”班布尔先生以庄严的语调问。

奥立弗正想说他十分乐意跟任何人离开此地,可是抬头一看,只见曼太太站在干事所坐的椅子背后,带着一脸凶相在向他扬拳头。他立即领会这一暗示的意思,因为拳头落在他身上的次数太多了,不可能不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是不是和我一起去?”可怜的奥立弗问。

“不,她走不开,”班布尔先生说。“不过有时候她会去看看你。”

这对那个孩子来说不是太大的安慰。他年纪虽小,却颇有灵性,会装出一副非常舍不得离开的样子。挤出几滴眼泪在他并不是件难事。如果要哭,饥饿和适才遭到的虐待是最好的帮手,所以奥立弗甚至哭得极为自然。曼太太把他搂在怀里上千次,并且给了他一片黄油面包(这对奥立弗要实惠得多),免得他到达习艺所时的饿相过于难看。

奥立弗手里拿着一片面包,头上戴着教区施舍的棕色布帽,由班布尔先生带着离开了可憎的寄养所;他在这里度过的幼年是这样阴暗,始终没有被一句亲切的话语或一道亲切的眼光所照亮。然而,当那所房子的大门在他后面关上时,他却抑制不住一阵孩子气的伤悲。从此同他分手的那些共患难的小伙伴不管有多可恶,他们毕竟是他仅有的朋友。一种掉进茫茫人海的孤独感第一次渗入这孩子心中。

班布尔先生步子跨得很大;小奥立弗牢牢抓住干事金线饰边的衣袖翻口,在他身旁小跑步,走一英里大约要问四次,是不是“快到了”?对于这种问话,班布尔先生的回答很干脆、很生硬;因为掺水杜松子酒在某些人胸中只能唤起短时间的平和心情,此刻这种心情已经蒸发完了,他又是一位教区干事。

奥立弗跨进贫民习艺所还不到一刻钟,刚刚吃完第二片面包,这时,把他交